

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115-122・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10

《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書評

蔡 怡 佳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以下簡稱《日》)是黃應貴所策劃之「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的第二冊，探討「新興宗教的解脫與救贖」如何成為降低新自由主義化對當地社會文化衝擊之「第三條路」的可能性之一(頁 vi)。新興宗教(或「新宗教」)指的是二戰以後陸續出現的新的宗教發展趨勢(頁 1)，也就是全球化宗教場域中的新發展(頁 29)。全系列叢書關注的是如何以新的知識與視野來面對當代的新現象與新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頁 viii)。《日》一書中所企圖涵蓋的，不只是宗教現象的新發展，還包括研究視野、理論，以及書寫的創新。

《日》一書包括導論以及七篇專題論文，作者都是長期研究台灣社會與宗教議題的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七篇論文以漢人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場域)中的信徒、一貫道英國道場裡的華人與洋人、參與靈恩運動的天主教徒、以及喪葬儀式中的魯凱人為對象，探討這些不同族群與宗教背景的個體所展現的「新宗教性」。黃應貴在導論〈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中提出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破碎及多重的自我面臨「我是誰？」的根本問題，由宗教信仰建構自我、拼湊人生的個人化現象(頁 5)。新的政治與經濟條件帶來的改變，使得宗教的個人化成為宗教研究的重心。個人化以展現自我、自我認同、情感與關係的連結(對緣份與感應的強調)，以及創新為特徵。另一方面，「我是誰？」又是一個關乎互為主體性的關係存有的問題。個體是在重建與他人的關係中，找到自我。這些新宗教性的探究，將在不同篇章中透過不同案例具體地呈現。

丁仁傑在首章的〈新興宗教與新「宗教性」：台灣漢人的宗教脈絡〉中為全書接下來陸續呈現的「新宗教性」的分析與討論提供了「新興宗教」之學術議題發生的脈絡、重要的議題與理論辯論，並勾勒台灣新興宗教發展的背景與情況。作者認為台灣的大眾性宗教信仰有一個由民間信仰到民間教派到新興宗教之既斷裂又連續的發展過程(頁 49)。作者以「此世」與「彼岸」的界線為基本框架，討論二者之形構、關係、中介與

救贖動力等面向在民間信仰、民間教派，以及新興宗教中的展現。作者並以五個 1980 年代中期至今具代表性的新興教團為例，特別討論其修行法門，並分析他們與幾種傳統宗教以及民間宗教修行方式的關係。這些修行法門均強調修行的體驗，並以日常生活作為其宣稱之真理的內在性的體現之處（頁 56）。對於體驗的強調與接下來幾篇論文所指出的個人化趨勢相互呼應。本文最後討論了宗教私人化後與公共場域理性化與世俗化的可能張力，以及自我封閉之邏輯。作為全書的首章，本文讓讀者了解新宗教的發生脈絡與主要議題，以及認識新宗教與傳統宗教的關係，並藉著修行法門的討論指出新宗教的特色。最後對於私人化傾向與公共理性之張力的討論，則是本文有別於其他論文的獨特議題。後面幾篇論文對於新的宗教性之「心理化」有很多的討論，關於私人化與公共理性之張力的分析若能從這個面向討論，也許可以為本書所關注的「心理化」提出更多層次的內涵。

接下來的連續三篇論文都是漢人民間宗教場域中的新現象。呂玫媛的〈當代媽祖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以白沙屯為例〉討論媽祖信仰與會靈山交會之社會文化的因素與變遷，並以八位通靈師姊與兩位會靈山信徒的信仰生活來呈現新的宗教性中個性化（individuation）、個人化（individuality）與私務化（privatized）的趨勢。本文對於個人化的相關概念與「宗教性」有詳細的討論（頁 85-92），主張宗教性應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來觀察，並提出宗教身分可以成為解決個人意義危機、建構個人身分認同感與自我概念的源頭（頁 90-91）。作者以細膩的信徒信仰歷程與體驗的資料來說明女性靈乩有別於傳統男乩童的私務性氣息，前者以自身與媽祖的「緣」與「約定」為宗教實踐的動力（頁 122），這種人神關係的親密化為信徒帶來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培力的經驗，以及更具跨地域視野的宗教實踐（頁 134）。本書導論所提出之新自由主義社會的核心問題：「我是誰？」也在這樣的宗教性中得到了回答。作者認為這些通靈信徒對自我靈性的開發與提升為傳統民間信仰注入新的宗教動力（頁 135），作者也同時指出這種新型態的宗教性與傳統人倫要求互相折衝的三種個性化過程（終極緣命、同修共渡、生活實踐）（頁 126-127）。就本書所關注之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宗教性來說，作者從白沙屯所經歷之地方產業的轉型與社會變遷來說明媽祖信仰的新轉變，並從進入白沙屯之靈乩信仰的觀點與體驗來勾勒此種宗教性的變化。作者在結論所提出的信徒與神明相印的「緣」的宗教感，也成為接下來兩篇論文的重要主題。

齊偉先的〈宗教場域中美學實踐的現代性：台灣民間信仰場域中的品味社群〉提出美學實踐做為信仰發展的另一種可能（頁 178）。接續上一章中年女性通靈者之群像，本

章以一位浸淫於廟會儀式氛圍中，搬演布袋戲偶的小男孩為前引，以微觀研究的方式書寫三位投注於民間信仰相關技藝的年輕男子「瘋建廟」與「迷戀陣頭技藝」的生命歷程。「瘋」與「迷」這種「感性喜好」在過去宗教社會學將個人理解為依主動理性選擇能力行事的視角中經常被忽略（頁 151）。作者提出台灣民間宗教場域跨團體多元參與、局內人與局外人界線模糊的特徵（頁 152），並分析這些個體特定的宗教美學品味、對某些物質基礎的親近性、以及所引發之關係互動模式之間相互影響的社會過程（頁 153）。作者在本章所討論之對特定技藝的著迷與投身的情感（含味感、鬥陣感、連帶感），與上一章以及下一章的「緣」的概念類似，都是一種難以被理性解釋、卻飽涵生發動力，不確定，卻欲求實現的 pre-objective（頁 171-174，179）。宗教研究所關注的超越性的議題，與個體「內在」的興趣與先天稟賦在此種理性的域外互相碰撞。個人的「瘋」與「迷」不只呼應了自身的存在感，也引發了跨地域的社群行動，以及為宗教性提出創新的元素。本文以 Csordas 的身體人類學討論宗教社會學甚少碰觸的「發生學議題」，提出透過「肉體感官」得以將稟賦的先天性，甚至具神祕特質的超越性元素納入社會建構的討論架構中（頁 173）。這樣的觀點為本書所關注的新的宗教性提出重要的面向。

林瑋嬪的〈都市神壇與乩童靈力：桃園八德的例子〉將本書的場景帶到一群源自於村落信仰的都市移民、他們透過一個都市神壇的建立，來面對都市工作與生活的種種壓力，宗教成為移民面對資本主義困境的良方。本文的焦點是那位遠離傳統村落的連結，努力在新的宗教場域中創造新的靈力基礎，發展新的神人交流方式，以解決神壇信眾疑難雜症的乩童。與傳統網絡剝離後，都市靈媒的靈力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本文用豐富的民族誌資料來說明，傳統村落信仰乩童透過對夢境顯景的領悟來解決信徒問題的方式已經無法回應都市生活的快速節奏與分散的居住模式，都市神壇的乩童於是發展了虛擬替身與卜杯等方式來提供快速的服務。另外，都市乩童也以去地域化、去階層化、多向量的方式尋找新的靈力來源。更特別的是，乩童最後還以與神明之間心理的感應與契合來與神明溝通，這種與神明「心印心」的心靈交流說明了心理與情感的連結如何成為感受神明靈力的重要方式。最後，信徒也以「緣份」與「感應」來說明自己與特定神明的連結，也進一步說明了心理連結如何成為新的宗教性的基礎。在這個都市神壇所展現出來的宗教樣態是否印證了宗教社會學者所提出的「個體性」的變化呢？作者認為，迥異於與過去社會學認為當代宗教朝向理性化與個人自由選擇的發展方向，這些資料顯示都市民間信仰蘊含一種朝向心理與情感取向的發展（頁 227）。這個觀察與本書其他案例彼此呼應。本文將都市神壇放在移民過程、社會網絡、人神關係等面向來理解，和前面幾篇討論民間信仰之新的宗教性的論文都為台灣當代民間宗教的信仰樣貌提供了豐

富、深具啟發的詮釋。

楊弘任的〈綜攝與轉譯：一貫道英國道場的行動者網絡分析〉以源於華人日常生活的當代宗教「一貫道」在英國的跨國發展為例，討論多神觀的一貫道遇到一神觀的洋人信徒時所經歷的組裝與轉換。本文以「綜攝宗教」重新理解一貫道的定位，主張一貫道所具備之「向心性的組裝邊界」，在儀式空間、神像與教義等處都具可組裝性，而在不可組裝的「道」，則以「道不是教」之關鍵機制的組裝與轉換來調和多神觀與一神觀，一貫道也由「合一教」轉變為「同源教」。本文認為，在這樣的轉變中，一種全新的神聖時空範疇經由特定的技術與社會組裝過程而萌生出來（頁 236）。綜攝的實踐也在一貫道這個案例中得到新的意涵：「道不以唯一實體性取代對方，呈現為「非實體性」來調節所有進場的力量。作為中心點的道，不是以吸納他者力量來壯大自身，而是隨著他者的多樣性而展演每一回的暫時性面貌，但也不輕易被任何一個強大的他者帶向另一方」（頁 260-261）。在英國一貫道的華人圈與洋人圈因為生活世界的差異呈現的是斷裂不相續的關係，來到一貫道的洋人以「自行放鬆信仰邊界」以及「離教入道」的綜攝性信仰實作而入道，這種信仰的轉變已經是過去的「歸信」或是「改宗」的概念無法說明的現象。再者，在英國的一貫道也發生了儒家差序性倫理與西方以個體權利為核心之倫理的遭逢，來到一貫道的求道者不乏多元化的婚姻背景，因此，教義的綜攝必須進一步走向社會性的綜攝（頁 266）。本文以一貫道在英國發展的例子說明了一個源於華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如何在遭逢另一個日常生活世界時，在信仰義理、實踐，以及社會性所經歷的重組與轉換，為「綜攝」提出新的意涵：「不是秩序也不是無序，而是向心性邊界組裝的狀態，因為這種狀態，才可能化解自身主體邊界，進而與對立者或他者交融，不斷協商新的暫時性邊界」（頁 270）。

陳怡君〈神恩靈力與性別政治：以屏東萬金天主堂為例〉一文中的女性天主教靈恩運動的參與者與上一章進了華人宗教場域的洋人構成對位的關係。這群女性信徒是在台灣信了原本屬於洋人生活世界的宗教。如果前述的洋人一貫道信徒以「離教入道」的方式追尋信仰生命的開闊，萬金天主堂參與靈恩運動的女性信徒則是以信仰界線的銘刻來回應生活的種種壓力，以及性別的位置。本文勾勒了 1980 年代末期後，在宗教與經濟生活面向的改變，包括教會對堂區教友集體控制力的減弱，以神父為核心的教會權威式微，教會對土地控制權的釋出，以及經濟生活型態的轉變等，如何影響了教徒宗教信仰之個人性與多樣性的發展趨勢（頁 282）。萬金天主教徒的靈恩運動是對時代特色的回應，也讓個人化與多樣化的心理需求在外在經濟環境的壓力與僵化的信仰生活裡有了出

口。本文討論了七位參與同禱會之成員的身體經驗與自我改變，指出這些相當個人化、心理化與多樣化的認知與經驗如何將他們與大部分強調集體的、傳統的、制度形式的萬金天主教徒區隔開來（頁 291）。在參與與神聖的直接互動中，這些女性參與者經歷自我覺醒的歷程，蘊含自我轉化的力量，也充滿抵抗傳統的精神（頁 304）。從個人的體驗展現宗教性的這個特徵與前面幾章所勾勒的新宗教性互相呼應。

鄭瑋寧的〈再現死亡、悲懷難遣：以當代魯凱人的喪葬實踐為例〉為本書副標題中的「關係性存有」提出深刻的討論。本文追問：「對當代魯凱人而言，什麼才是日常生活與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我以為，這個看似簡單平常，並不「學術」的問題，卻構成本書探索當代世界之宗教性時，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意味著：那是所有人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可以同樣地問，在本書之前一一登場的面容，包括新興教派的修行者、白沙屯媽祖信仰的通靈者、在民間信仰技藝中渾然忘我的信徒、以卜杯或心靈與神感應的乩童、在復活節至天英道場參加《心經》的洋人求道者、在聖神同禱會中倒下，被耶穌醫治創傷的婦女，為他們而言，「什麼才是日常生活與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作者引述 Jackson 的觀點，認為必須以人作為「在世存有」做為探究「宗教性」的前提，質疑了儀式參與者只能是社會人（或是特定宗教傳統之信徒？）的前提（頁 317）。本文討論 Csordas、Jackson 與 Daniel 等採取現象人類學取徑之學者的觀點如何超越 Durkheim 與 Turner 為人類學儀式研究奠定的視角，認為「儀式參與者不只是有待轉換身份的客體/對象，而是讓身體、情感與符號在實踐過程中摩盪，呈顯自身與他者，自身與世界的關係樣態。同時，儀式與象徵不僅止於再現他者（社會秩序或結構性關係）更是關乎納入身體與情感的在世存有」（頁 313）。作者以一個魯凱人的死亡為例，勾勒當地人面對死亡之際與之後，檢視自身與他者，自身與世界之關聯，以及再度彼此連結的過程。這些過程形構了在世存有、關係性（relationality），以及生活世界的圖像（頁 318-319）。在呈現不同信仰所共構的異質儀式實踐場域時，作者以本體論（頁 313）的語言勾勒喪禮的心緒氛圍，說明喪葬實踐在地方社會中的文化與歷史轉變，更關注當地人面對死亡與世界時所觸及的個人在世存有的樣態（頁 358）。將當代情境中微小日常/儀式實踐理解為其歷史共構之對位，作者勾勒出一個異質本體的多重生活世界（頁 361），做為全書的末章，本文從情感、在世存有與體現來理解個體生活世界的圖像，為當代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性提出重要的視角。

《日》一書的七篇論文各自來看的話都分別指向一些宗教的新的變化，可以各自延伸，對相關議題提出貢獻。丁仁傑從修行法門來分析新興教團與民間宗教以及宗教傳統

的關係、呂玫鏗對於媽祖信仰與靈山信徒之交織的討論，齊偉先從美學品味的角度來分析民間宗教場域社群、林瑋嬪都市神壇的研究對於靈力基礎變化的探討、楊弘任透過一貫道的轉譯對於綜攝的討論、陳怡君對於靈恩運動之性別政治的討論，鄭瑋寧從儀式所體現之異質本體的生活世界對魯凱人喪葬儀式的分析，都分別對特定主題提出了重要的理論視角。七篇論文並置來看，又可以從互相呼應，或是對比反差的方式，讀到當代世界之宗教生活的豐富性。

本書的出版對於當代宗教的研究提出幾個重要的貢獻。首先，本書為「宗教性」的討論提出兼具歷史社會脈絡與主體經驗的視角，為「約化論」與「反約化論」的辯論提出第三條路的可能性。「反約化論」者認為「宗教」不能只被理解為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或是心理現象的再現，「宗教」有其自成一格的本質，以「超越」或「神聖」為其表述。宗教現象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則認為必須和局內人的信仰預設保持距離，將之轉譯為社會科學所關注的種種社會／文化／心理過程。本書雖然沒有直接討論這個議題，但書寫的呈現與分析的方式卻給了這個難題一些解開的線索。本書對於多元背景信徒的宗教體驗有豐富的書寫，甚至包括人在面對邊際處境（例如面對親人死亡的魯凱人）時所引動的斷裂與再連結的種種（不能被總結為特定教派立場的）心緒。這些 experience-near 的書寫最終不需要成為再現社會結構或是文化象徵的材料，雖然大部分的分析著重的是以這些體驗的材料來說明本書的關鍵概念（「個人化」），但這些材料並沒有最後被收編為理論的註腳或是觀點的背書，以當事者之體驗視角做為書寫呈現的主軸，讓這些豐富的經驗與故事保留了「自成一格」的光輝，與概念與理論相互輝映。再者，齊偉先對於「給予個人特殊性以及一些超越的神祕性一些想像的空間」（頁 182）的主張以及鄭瑋寧將宗教性理解為「勾勒自身與他人、人與世界間的關係與再連結的樣態」，也都指出了超越「約化論」與「反約化論」之第三條路的可能性。對於社會過程的討論可以納入「無法解釋」的「著迷」與「神祕」的元素。「宗教」的本質也不是先驗的：「儀式既非先驗的，更非符號學結構之能指所能框限的。作為儀式象徵的實踐，並不是結構中給定的能指，而是身體、情感、社會與歷史共同創造的」（頁 358），這些討論與分析都能為本質論與建構論的對立帶來一些啟發。

其次，本書從「個人化」與「關係的存有」兩個角度為宗教性提出新的視野。「個人化」強調個人的優先性，從自我的種種工作，包括自我尋求、建構、認同、覺察、轉化等，以自我的體驗與轉化做為宗教性展現的平台，並以創新、自我的存在感與品味為其標誌。「關係的存有」則以關係性，在本書中諸如「緣」、「感應」與「約定」等神人

之間的相契與連結來表達一種透過關係而在冥冥中默會自我的連帶感。這兩個概念看似對立，卻互相補充與證成，為宗教性的討論提供了多層次的肌理。

最後，本書對於體驗、情感、非理性，存在感、甚至超越性之面向的強調，以及返回日常生活之多重性與流動性的視見，使得人類學與社會學對於人的觀看與理解提出了更為整全與深刻的視野。從宗教現象的勾勒、新議題的提出，以及理論與書寫的創新等角度來看，本書的出版已經為台灣當代的宗教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